

青未了·连载



4

《亲子鉴定秘档》

◆出版社: 中国青年出版社
◆作者: 曾鹏宇

血亲关系鉴定背后的百味人生



本书主人公女鉴定师邓亚军 8 年间 16000 宗亲子鉴定案例,让她旁观了无数亲情的割裂与挣扎,背叛、欺骗、谎言……每个案例都有鲜为人知的隐情;名人、明星、罪犯……每桩委托都堪比跌宕的影视剧;这不是虚构编造,是对欲望与责任的反思,是对近年国人亲子关系流变的冷静梳理。

求你们做份假鉴定结果吧

丈夫的话让王红听了心里一惊,再看丈夫表情,似乎是半开玩笑半认真,这让王红心里越发不踏实。

左思右想之后,王红决定,在丈夫之前一步带着孩子来做鉴定,而那个跟她年纪相仿的男人,就是她曾经的情人。

邓亚军问王红:“你也不确定孩子是不是你丈夫的?”王红没说话,只是有点尴尬地点了点头。

于是邓亚军安排给三人采集了血样。采样时她看了看那个孩子,小男孩并没有意识到什么,依然很活泼可爱。

样本采集完毕后,王红没有犹豫就选择了加急委托,希望越早通知她越好。

因为是加急委托,第二天鉴定结果就出来了。经过比对,王红与孩子的母子关系并无疑问,而孩子与那个中年男人在多个关键位点上的比对都显示符合门德尔遗传规律,其亲权概率大于 0.99999999,中年男人是孩子父亲的可能性大于 99.999999%。

也就是说,孩子的确不是王红丈夫的亲骨肉,而是她和情人的儿子!

邓亚军看到了这个结果,只得在鉴定报告上写下:“根据 DNA 遗传标记分型结果,支持×××是×××的生物学父亲。”

当天下午,一位工作人员给王红打去了电话,将鉴定结果通知了她。结果 5 分钟以后,这个小伙子跑过来跟邓亚军说:“邓姐,不行啊,她哭得太厉害了,怎么劝都不成,要不你来说吧?”

原来当王红听到儿子果然不是丈夫的孩子时,情绪立即就变得很激动,哭得稀里哗啦的。邓亚军接电话时,那边还在不断哭泣。

王红边哭边跟邓亚军说,自己跟丈夫结婚已经多年,孩子都这么大了,这些年家庭生活一直非常稳定,两人感情也很好,可是现在出了这事,如果丈夫知道了鉴定结果,那这个家庭肯定就要完了,孩子还这么小……

类似王红这样的哭诉,在邓亚军的亲子鉴定生涯中经常遇到。随着社会的逐步开放,很多中国女性不再像旧社会的女人那样讲究三从四德,但

是当她们拥有了家庭和孩子以后,中国的传统观念又会默默在起着作用,这种情况决定了中国女人的想法和做法经常是矛盾的。

这种矛盾在王红身上同样存在——她哭着告诉邓亚军,自己非常后悔,其实最近几年,她与情人已经没什么来往了,反而越来越习惯于跟丈夫在一起的安定生活,但她也没想到当初怀上的是情人的孩子。“这真的是一个错误!”她边哭边说。

“你们能不让我丈夫知道这件事吗?”王红哭着哀求道。

这个问题完全是邓亚军控制不了的,她只能回答:“如果你先生不带孩子来做鉴定,那他应该就不会知道。”可是王红听了,还是哭个不停。

后来王红哀求道:“如果我丈夫来做鉴定,你们……能不能欺骗他,因为我和孩子实在不能失去他!”

这话让邓亚军一愣,“骗骗他?”王红哭着说:“对啊,反正鉴定也是你们来做,求你们给我丈夫做份假的鉴定结果吧!”

邓亚军只能婉言拒绝:“我很理解你的心情,但是这个忙实在是不能帮。如果你先生真的来做鉴定,我们只可能像为你做鉴定那样接待他,作假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行的。”

王红还是苦苦哀求。邓亚军只得告诉她,亲子鉴定要求数据和峰图必须一一对应,这些都是自动化鉴定仪器做出来的,别人想作假根本不可能,另外作假这样的事情也严重违背了这个行业的职业道德,她绝对没法接受。

王红只得失望地挂上电话,此时这个电话已经足足打了一个钟头。

邓亚军刚刚松口气,没想到电话很快又响了,还是王红,仍是哭着哀求邓亚军帮帮她。

三番五次这样后,邓亚军只得很认真地告诉对方:“虽然我很理解你,但这只能是你俩夫妻两人间的问题。我们只是一个鉴定机构,你们俩的问题我们实在是解决不了。”

听了这话,王红抽泣了半天,才终于挂了电话,之后也没再打来。



20

《长大不容易》

◆出版社: 长江文艺出版社
◆作者: 卢勤



本书是“知心姐姐”卢勤 30 年来两代人的家庭教育思想精髓。针对当今家庭教育面临的各种新问题,卢勤提出全新的“成长有规律”教育理念。书中以数百个生动、鲜活的家教实例,帮助家长了解孩子的成长规律,以孩子为本,培养出有责任心、有爱心、自立自主的孩子。

步入大学第一难题

儿子上大学第三天,从校园里打来电话:“我和他们不是一种人,我的幽默他们不懂。我想家。”

我十分诧异。上中小学时,儿子一向以性格活泼、幽默大方、善与人相处而受到老师同学的欢迎,怎么一进了大学,遇到的第一道难题竟然是如何与人相处?

于是,我走进这所古老的大学校园,在林荫道旁与儿子促膝谈心。

“遇到什么难题了?”我微笑着问。儿子讲了三件事:

第一件:“体检那天,每人要交 30 元,有几个外地同学的钱在银行里,兜里没现金,看他们那么着急,我说,我先借给你们吧!没承想,他们不但没有谢意,反而说:他是大款!你说气人不气人!”

我说:“你帮错忙了。借钱,要在别人需要而且向你提出来时,才能出手。你主动借给人家钱,人家会认为你有钱没处花了。”

第二件:“一个宿舍 6 个人,大热天,有个同学把窗户上,盖着大被子,八点多就睡了,我热得满头大汗,问他:你怎么这么早就睡了?你猜他说什么?他说,谁像你们北京人,过惯了夜生活?”

我说:“各地人生活习惯不同。农村人习惯早睡早起,城市人习惯晚睡晚起,十几年形成的习惯,哪能刚上大学就改变呢?人与人相处要互相适应。”

第三件:“第一天做自我介绍,前面人都千篇一律地介绍自己,我幽默地介绍了自己。有的人说:他出风头。他根本不懂什么叫幽默。”

我说:“每个人的思维方式不同嘛。爱理工的求相同,爱艺术的求不同,你喜欢小品求用包袱。世界是由各种各样的人组成的,就像彩虹是由七种颜色组成的一样。一个人只有学会与不同的人相处,才能适应未来社会。”

儿子接受了我的建议,开始主动与那些他认为陌生的外地同学交往。军训休息时,他热情地为大家唱歌、表演小品……他幽默的表演受到了同学

们的欢迎,还被选为“每周一星”。回来后,他还协助系里组织合唱节目,这个节目在全校新生汇演中获得了第一名。一周后,他的情绪好了,爱上了这个新的集体,适应了大学的生活。

一个人际关系不错的孩子,进入大学后遇到这么多困惑,更何况那些一直在比较封闭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了。开学三周了,还有十八九岁的男生夜里躲在宿舍的被窝里想家抽泣。有的同学心中没有别人,夜里上厕所时,开门、关门、说话的声音都很大,影响了别人的休息,自己还不觉悟。

我听一位朋友说,她家有个远房亲戚的儿子,是当地高考状元,考入一所全国重点大学,入学才两天,就觉得“这个世界太冷漠”,“没人关心他”,最后因“无法与‘陌生人’合作”而离校出走达数十天。有个大城市来的女生,进入大学以后,因为从小没有去过公共浴池,所以进入大学以后,不敢去公共浴池洗澡,觉得和众多的人在一起洗澡,很不习惯。还有的学校的“高材生”因为不适应环境,甚至走上退学、自杀的路……

有个朋友告诉我,他家三个亲戚的三个女儿今年都考上了大学,可她们刚跨入学校没几天就要求退学,理由是“六七个人一个宿舍,太可怕了,这日子怎么过?”这三个女孩的家庭环境都很好,习惯了一人一间房,冷不丁和别人同住一屋怎么能适应呢?难怪一位大学校长与新生谈话时,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有过住集体宿舍的经历吗?”

经历就是财富。

大学是一个社会的缩影,来自五湖四海的人聚集到一起,首先要学会熟悉人,纳悦人,学会与不同的人友好相处,这样,离开大学,步入社会才能适应。

人的成功 20% 靠智商、80% 靠情商。情商中最重要的是人际关系,帮助这些在“独生、独养、独门、独户”环境长大的孩子,走出孤独,成为一个社会人,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今宵一谜

“打遍天下无敌手”(四字口语) 田智海
昨日谜面 下水道丢了算子
谜底 口无遮拦

《癌症日记》

◆作者: 于娟

3月24日 我的骷髅骨架图都是黑的

我这里像本山大叔的小品一样要动不动就在关键处略去几百个字,因为被抬出国泰路宿舍后的三天是我不能回忆不敢回忆的惨痛地狱体验,用生不如死绝不过分。

我先是被抬到六院。因为我依然贼心不死以为我是骨伤。光头一个我从未见面的叫做小宋的朋友鼎力相助帮我们通关系找医生,他的丈母娘和老婆陪着推着急救床的我们跑了整整一天。

然而,我们能找到的医生看了我的血检报告都非常为难,因为单单从血检报告上看,我不是他们所在科室的病症,而我已经痛得不省人事,不能移动,更不消说去钼钯、CT、X 光等一系列项目,所以不能盲目不计科室收进去住院。

然而不住院,看趋势我基本上就要痛死,陪我看病的杨阿姨



中国首届网络文学大奖赛

主办: 山东文学 齐鲁晚报 网易

皱着眉头看着已经痛得人事不省的我,想来想去说,要不就去约个 PET-CT 吧。虽然要折腾那么一下,但不管什么问题都能一竿子捅出来了,不必一个接一个检查。

眼见天黑了,如果叫救护车回家实在是玄而又玄的玩命折腾,我只好打电话给梁老师,请他帮忙打通关节,让我随便哪里能住院住一夜,因为我当时躺在急救床上,只能缓行不能疾走,稍有个颠簸就痛晕,经不起救护车下上的折腾。梁老师是研究社会保障的政要红人,和医院应该比较相熟,虽然六院是交大附属系统,梁老师依然不负众望给我塞进去一重症病房。那里,我度过了今生最为痛苦的一夜。后来,我才知道,我那时的情况,没有用任何止痛药,没有几个人能撑得下来这种痛。

PET-CT 要提前很久预约,

据说没个几天几星期是排不到队的。同事小苏开始出手相救,电话打给他,沉思片刻只有一句干脆的:“行!我想办法!”

第二天早上,我被幸运送木乃伊一样运到了华山医院,做了贵族体检 PET-CT。

光头在窗子里看到看片医生开始一边衔着盒饭一边帮我看片写报告,后来可能我的病情太过危重,他衔在嘴里的炸大排掉了又掉,最后索性放弃吃饭赶写报告,嘴上的油都没有来得及擦就奔出办公室,面色凝重把报告塞到光头手里,很郑重地说“赶紧抢时间找医生!”

光头看完那个厚得像一本书一样的报告,脸色有点发青。我用仅能活动的右臂接过来看,那个眼晕,一副我的骷髅骨架图都是黑的,旁边说明乱七八糟各类骨头名字肩胛骨、脊椎、肋骨、耻骨都标明高发病灶,看了半天

才看懂最后结论:怀疑骨髓瘤,但是不排除不明实体瘤转移。

我非常清楚骨瘤就是骨癌,令人奇怪的是,我当时怎么就没有电视剧电影里知道自己得了绝症后的天旋地转两眼发黑。

搞笑的是,这时,手里的电话响了。我最好的死党俞靖从挪威回国途经香港,问需不需要买东西给我,我暗自苦笑,却也口气轻松地告诉她,我可能得了骨髓瘤,电话那边不明就里的傻孩子嘻嘻哈哈说:“啊,那我应该是第一个知道你得病慰问的人啦!”

她不知道我挂掉电话后,痛得晕死过去。这句话不是形容词,是真实状态,是拍着脸颊叫不醒的那种。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 R 医院的急诊住院部呆过。我虽然在那个地方躺了 3 天,但是从来没有站起来观其全貌。

躺着看,那是一个厅,估计 30 平方米左右的样子,一面墙是自动玻璃移门,最大限度地塞满了急救床、氧气瓶、滴液架。床床之间间隔很小,偶有家属走动,冬衣衣角就会连带掀翻没有来得及倒掉的方便面碗,便盆什么的。一旦有人进出,自动门会开得很大,冬天特有的阴霾潮湿之风就会扑面而来,身上盖着老爸特意赶回去取的羽绒被,身下因为当时方便移动垫铺了毛毯,仍然感觉特别冷特别冷,尤其在夜里凌晨两三点有急救病人进来的时候。

救护人员从救护车担架往急救床上搬我的时候,放得位置可能有点偏差,我的脚后跟刚好架在急救床床脚的钢边上。没有人想过我不能动的概念是一动不动,也就是说,我压根没有能力把脚跟从那个冰凉的钢边上移开。